



挂云山
六壮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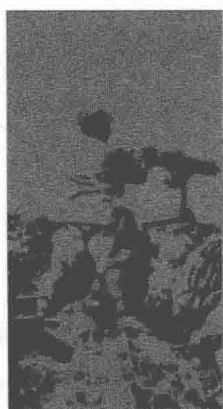
王延年◎著

铁血英雄魂

挂云山

这是一段被历史烟尘模糊着、
风干着的抗日故事。挂云山六壮士，
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一年，而且更加惨烈悲壮。

中国文史出版社



铁血雄魂

王延年◎著

挂云山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血雄魂挂云山 / 王延年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034-6859-9

I. ①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9986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詹红旗 方云虎

封面设计: 三味书局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29236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2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GUSHI GENGGAI

铁血雄魂挂云山

故事梗概

这是一座被世人忽略、疏忽着的昔日名山。

挂云山，位于河北井陘县，与平山、获鹿交界，山势雄伟，妙景珠联，历来是道教圣地，古有华北泰山之誉。

这是一段被历史烟尘模糊着、风干着的抗日故事。挂云山六壮士，比狼牙山五壮士早一年，而且更加惨烈悲壮。

一九四〇年秋，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初期阶段。是年九月六日，日寇纠集近四千兵力，向山下三峪村的八路军左翼纵队进行“围剿”。我地方武装井、平、获游击队第三中队，奉命在挂云山牵制敌人，掩护八路军主力转移。区武委会妇女部长吕秀兰，带领基干队、青抗先、儿童团，上山协助作战。激战中，打退鬼子数十次进攻，将近一天时间，把近四千名鬼子牢牢牵制在挂云山下。中队长李恒山中弹牺牲，吕秀兰率领康二旦、李书祥、康英英、康三堂、刘贵子五位战士，在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后，与冲上山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弹尽力绝，跳崖殉国，用青春和热血，建构了六壮士辉煌的生命图腾。山上，还埋葬着同一天牺牲的二十六位无名烈士。漫漫七十余载，人们只知道狼牙山五壮士，很少有人知道更为精彩生动的挂云山六壮士。

二〇一二年清明节前后，河北省《燕赵晚报》一连五期，披露了七十二年前的激战，追寻烈士后人，在全省引起轰动。挂云山的独特风光和六壮士强大的故事磁场，吸引了八方游客，纷纷登山拜祭，也震撼、吸引了河北辛集作者王延年。六壮士之中，有妇女、道士、炊事员，还有一个十五岁的儿童，这更凸显了伟大的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民族精神。

王延年这部近三十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第一次全景式再现了挂云山的风物人情和六壮士战斗、成长、爱情、殉国的生动故事。

六壮士简介

吕秀兰 女，庄子头村人，原籍河北大名，十五岁前被人贩卖到庄子头做童养媳。参军入党后，任区武委会妇女部长。跳崖殉国时，年仅二十二岁。

康英英 三峪村人，三中队战士，参军前是清泉观道士。跳崖殉国时，年仅二十一岁。

康三堂 三峪村人，儿童团员。跳崖殉国时，年仅十五岁。

刘贵子 庄子头村人，炊事员。跳崖殉国时，年仅二十七岁。

李书祥 三峪村人，先锋队员。跳崖殉国时，年仅十八岁，离他结婚的日子还不到十天。

康二旦 三峪村人，懂医术，区政府助理员。跳崖殉国时，年仅二十七岁。

CONTENTS

铁血雄魂挂云山

目 录

引子	1
一 三峪村劫难	7
二 寻医记	14
三 康三堂娶“妻”	22
四 挂云山下	31
五 鬼子进庄了	40
六 山坳星火	48
七 军鞋风波	56
八 来了红枪会	64
九 吕秀兰	72
一〇 历险庄子头	82
一一 康英英出山	91
一二 三枚炸弹	102
一三 智取庄子头炮楼	108
一四 三峪村惨案	117
一五 焦土抗战	124
一六 野火春风	132
一七 传单事件	142
一八 山雨欲来	152
一九 三峪村激战	159

二〇	智取冶河炮楼	170
二一	道高一丈	181
二二	智除孙保长	191
二三	深入敌区	202
二四	雪山坚持	213
二五	谁是奸细	222
二六	除奸炸铁路	233
二七	挂云山庙会	243
二八	送粮记	254
二九	歼灭红枪会	262
三〇	战火中的婚礼	272
三一	三雄遇难	283
三二	血战挂云山	294
三三	六壮士跳崖殉国	304
尾声	七十二年后的震撼	313



引子

在这个有梦的大时代，大龙年清明节的前夕，我做了一个梦，一个非常有应验性的梦，青春与硝烟接轨，战火与爱情同烧，我带领一个青年团体，坚守一座大山。昏暗的夜幕里，有日寇的机群嗡嗡来炸，我们浴血奋战，击退了鬼子，在战火中我还遇到了自己的恋人……

黎明惊醒，梦境犹新，伊人未远。我于心中抚摸着梦的质感，暗自惊讶。这个梦，太真实，太恐怖，也太壮美了。莫非，有什么事情将发生？想想，许多年里，我其实真有一个梦，想写一部书，写一部抗日战争的大作品。七十多年前，我的两个舅舅都是抗日先锋；姨夫杨鸿甸，一九三八年任我束鹿县抗日民主县长，他智高胆大，作战英勇，邓小平还写文章赞扬过他。老一辈的倾情讲述，曾让我热血沸腾，心驰神往，恨不能早生几十年。于是，我的梦想，如一粒种子，一点星火，栽入心田，滋养着，隐逸着，红一阵，亮一阵，许多年里不发也不灭。

二〇一二年三月末，在那个悼念先人，举国祭扫的特殊节日里，一个真切透骨之梦，把我心里的火种轰然引爆了，两日来，血滚烫着，再也平静不下去，我不知道这预示着什么，心里有些惶恐。

转瞬到了四月三号下午，我拿到当天的《燕赵晚报》。头个版面，有一幅摄影作品引起了我的关注。一位衣着简朴的山里老人，蹲守在荒山野岭的一块墓地旁边，神色肃然，像钩沉什么重要的往事。晚报版面的标题是《不应忘却的纪念》《追寻》《七十二年前二十六勇士战日寇，血洒挂云山；七十二年后二十六烈士留忠骨，静卧泉坡峪》。翻阅 A2 版，我的心一阵强震，

引
子





很快读了苗静、石维写的几篇短文，随即热泪盈眶，激动不已。

我将报纸上的要文摘录如下：

“挂云山六壮士”石家庄版的“狼牙山五壮士”“狼牙山五壮士”的事迹人们比较熟悉，而早其一年的“挂云山六壮士”其惨烈和悲壮不在其下。一九四〇年秋，是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的第一阶段。当年九月六日，日本侵略军纠集三四千兵力，向指挥部设在井陉三峪村的八路军左翼纵队扑来。地方武装井平获游击大队三中队奉命牵制敌人，掩护八路军主力部队转移。县一区武委会妇女部长吕秀兰带领区基干队、青年抗日先锋队、儿童团等赶来参战。激战中，他们打退了日军几十次冲锋，把日军牢牢吸引在挂云山将近一天的时间。中队长李恒山中弹牺牲后，吕秀兰指挥战斗。完成阻击任务后，吕秀兰带领五名队员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六壮士与攻上山的日伪军展开殊死搏斗，终因弹尽粮绝，被逼到悬崖边，最后砸碎枪支，纵身跳崖，壮烈牺牲。六壮士是：吕秀兰，二十二岁，区武委会妇女部长，庄子头村人；李书祥，十八岁，先锋队员，三峪村人；康英英，二十一岁，游击队战士，三峪村人；康三堂，十五岁，儿童团员，三峪村人；刘贵子，二十七岁，炊事员，庄子头村人；康二旦，二十七岁，区政府助理员，三峪村人。后人称他们为“挂云山六壮士”。和“六壮士”同一天牺牲的还有二十六位烈士的忠骨，葬在挂云山泉坡峪。据健在的见证人焦秀说：“当年安葬烈士尸体，除了大队长李恒山用了一口薄木棺材，其他的人全是和衣而葬。开始，二十六位烈士的坟墓上都插着一个小木牌儿，写着烈士的姓名。日久年深，木牌全然不见，大多数坟墓被踏平，如今已无碑无墓，姓名佚失……”

《燕赵晚报》一连几版追踪报道，追寻烈士后人，查访烈士英名。此举，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井陉网创建人王学云，曾向网友发出了共同祭奠的倡议，他说：“我觉得‘六壮士’的事迹，比‘狼牙山五壮士’更感人，因为六壮士有妇女，有十几岁的孩子，可以说是人民群众英勇抗敌的代表。”王学云说，他和网友们每年都会登上挂云山顶，站在六壮士跳崖的地方缅怀先

烈。那里太险峻了，光是低头看一看腿都打战，可见当年的六壮士，跳崖的壮举是多么难得和伟大啊！机缘巧合，是他们吗？挂云山，我梦中的战地，六壮士，我的恋人，我的战友。

怀着重大的使命感，查阅旅游景点，没有挂云山的名字；翻阅众多的文学书籍，也不见关于六壮士的大部头作品。我欣然锁定，圆梦的时机到了，我要写一部厚重的书，详细完整地宣传挂云山，歌颂六壮士。

很快联系到了《燕赵晚报》的记者苗静，热心的苗静马上帮我联系了三峪村的老书记康三竹和新书记温江林。浇完头一水小麦，我就简装出发，向着梦想，奔向那个红色的神秘圣地。

原以为挂云山是个极偏远的地方，实则离我很近。从石家庄西王客站，乘上通往威州的客车，西经鹿泉，很快就钻进崇山峻岭之中。九曲回肠的山路和林立的山峰，很快使我感到如入屏障之中，难怪当年的游击队选择了太行山。大约一个钟头，我从庄子头下车，再搭车走三里坦路就到了三峪。

三峪，古称三牛，当地人称“三要”，是个三面环山，有着三百户人家、一千二百口人的美丽山村。东面不远，就是高入云天的挂云山，山顶庙宇，犹如海市；山腰薄云，形似乳带。踏上山村的石板路，随处可见百年以上的老石屋，参差着，透出远年苍古的韵味。街上有两株千年古槐，还有众多的小庙和宗祠。山里人的纯朴、真诚，使我感到一切凡世间的浮躁、嘈杂，都在这里被过滤掉了。治保主任康树成、会计康华庭为我安排了食宿，头一夜睡在村里新建的医务室内，我平生第一次领略到了黑夜的静美。这里的街上没有路灯，一切全黑着，落山的月牙儿西沉后，便是满天繁星的世界了，星星们原来都这么纯净可爱，像一大群天上的小孩儿，扬起一天叽叽呱呱的笑声，小眼睛们眨呀眨。透过热闹的星隙，可以看到黑宝石般的苍穹的最深处，似见天上人家。我也是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浩瀚”。

这么静谧安详的良夜，很难与七十二年前挂云山上那场残酷的血战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温江林书记带我到街中心大寺庙（丰化堂）前，约了几位八十岁出头的休闲老人，与我促膝畅谈。八十岁的何巧妮，娘家在庄子头，与牺牲的吕秀兰做过街坊。回忆往事，她泣然挥泪，对吕秀兰的音容笑貌进行了详细描述。只是当地的方言，个别字眼儿我听不懂。温江林书记和康树成主



任，不断给我当翻译。在座的还有康长玉、李绪绪老人。走近六壮士，我备感新奇，吕秀兰以前是童养媳；康英英参军前是道士；李书祥订了婚，他跳崖牺牲之日，离他结婚的日子仅差七天；最新奇的是那个儿童团员康三堂，他跳崖牺牲时年仅十五岁，家里却早已娶了媳妇，还留下了个两三岁的孩子。山里的老人挥泪叹道：从前，最苦最难得的还算俺们游击区，三峪属井、平、获三县交界的地方，自古兵家必争之地。百姓们白天被逼着给日本人送粮，晚上又给八路军送粮；白天被迫给日本人修路，晚上又随八路军去破路。杂牌土匪、散兵游勇，常到三峪来。不论哪个军头来了，也得向老百姓要钱要粮，肆意作虐。三峪人民，对抗抗日战争贡献实在太大了，治保主任康树成的父亲康桂顺，早年是儿童团长，参加挂云山战斗受伤被捕，被送入井陘煤矿（后逃走），后来又参加了八路军。左翼纵队转移，冒险来给八路军当向导的，是本村康双梅的父亲康保祥。

座谈半日，收获大丰。午后，八十七岁高龄的康长玉老人，领着我爬坡穿巷，寻查了当年分区司令员熊伯涛安放电台的两处驻地。古老的石垣石屋，还留有当年战火烧过的焦痕和飞机轰炸、打穿石壁的许多洞洞。

退职几年的老支书康三竹，本来住在井陘女儿家里，听说我来采访，他专程从县城赶回三峪，把我邀至家中。老支书在三峪执政长达四十余年，口碑极好，他非常重视三峪的辉煌往事。六壮士的生卒年月，就是他调查整理出来的。他收藏了多年关于挂云山战斗的文字资料，大报小报都有，连火柴盒大的一点剪报，也找出来叫我看了，我从他这儿挖到的东西最实惠。晚上来送开水的康树成主任为我献出一本介绍挂云山的陈年小册子和一份材料，我们畅谈到深夜。第三日，我还要走访一个重要人物——焦秀。他住在东峪，我搭上山民的拖拉机，来到挂云山脚下，走进他安居在山坡上的百年老石屋。七十二年前，游击队常在他家房顶上开会，他是挂云山战斗的见证人，亲眼看到了六壮士跳崖的惊险悲壮。我吃着山里醇甜的苹果，听他娓娓讲述。刚好，几个鲜衣靓颜的少男、少女进院子来取电车，我问他们是不是记者，他们说也是看了《燕赵晚报》才知道了挂云山，才冲着六壮士来登山拜祭的。

六壮士的精神，感动了多少人啊！

座谈一个多小时后，焦秀领我上山，他一边指点讲解着山里的野生植物，

先带我瞻仰了半山腰清泉观前六壮士的大理石雕像，继而拜谒了二十六烈士的坟墓，又向上攀了一段石阶。我实在不忍心让这位七十八岁的老人跟着我受累，就劝他回去。我独自拾级而上，山高路险，很快就累得我两腿酸软，胸闷气短，汗透了夹衣。我深切推想，徒手攀登都这样吃力，想当年游击队在山上带武器打仗，又该是何等艰难。因而，我对死难烈士的崇敬又加深了一层。

且走且歇，沿途看到的是一处处破败失修的庙宇。一个个自然景点，我会在书里详细描述。大约爬了一个多钟头，我终于登上了玉皇顶。玉皇大殿，形如残壁废堡；日观台上有棵千年古柏，早已被人刮皮枯死。听康三竹书记讲，这古柏上原来挂一口乾隆年间的大铁钟，钟纽是个双面人头像，这在全国独一无二。抗战时期，此钟曾用以报警，不幸的是，这口价值几百万元的大钟，在一九九六年被人盗走了。

兀立荒寂的山头，心中升起一股“圆明园”的痛感，我在凄凉的枯柏下滞留了一会儿，开始寻找六壮士跳崖殉国处。比较而论，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是从棋盘陀一个地方跳下去的，而且有两位生还。挂云山六壮士却不同，他们六人全部牺牲。吕秀兰，从元君庙后边的悬崖跳下；李书祥和儿童团员康三堂，是从古庙台跳下悬崖；康英英从西边悬崖跳下；康二旦从主峰西面龙宫爷场东悬崖跳下；最险峻处，则是刘贵子跳崖的悬晕台。南天门外，突出一巨石，下临百丈深渊。我刚一走近巨石，便觉天旋地转，心猛然提到了嗓子眼儿，离崖边还有两米，再不敢迈步，总有坠下去的眩晕。我惶悚地逃离了这个断魂处，转而又不服气，我想，当年烈士敢于从此处跳下去，难道我连向下看一眼的胆量也没有吗？我提足勇气，见山顶再无他人，就趴在石头上，匍匐着过去，往崖下一瞧，我真的要断魂了，只觉得骨头都吓酥了……

据悉，当年刘贵子从此处跳下，是坐在一棵树杈上的。两日后战友们来收尸，以为他还活着，唤他无声，抬下来一看，树上一截大杈，插进他肛门一尺有余，真是惨不忍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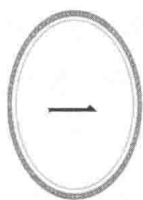
东南有一高峰，名唤卧狼垭，那是中国第一个“王成”李芳芳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山头。过峡谷一段石桥，攀上卧狼垭便是烈士亭，烈士碑上有原军区司令员杨成武、政委刘澜涛、刘道生等领导的题词。六壮士的简历，历历



在目。

巍巍挂云山，古有华北泰山之誉，比狼牙山雄险，比苍岩山壮丽。

“六壮士”和二十六位烈士，是这座大山的雄魂。我作为一个河北的草根作家，有责任将先烈们深埋在昨天的无比珍贵的故事残片，发掘出来，修复完善他们的壮丽人生。山风起了，残阳如血，满山的林檎扬起波涛，山在呼，海在啸，那是历史低沉浑厚的回音。我要下山去，走向三峪，走向七十二年前那个古老多难的三峪……



三峪村劫难

三峪村里有两个能人，一个是康三堂他爹，人称康大石匠；一个是康旦他爹，人称康大学士。两个人原来都有大名儿，大名儿总在“艺”名后头隐着，隐得久了，艺名儿就取代了大名儿。这两个人，各有各的脾性，平时不通气儿，更不唠嗑儿，他们却有一句相同的口头禅，常在嘴边挂着：“咱没别的能耐，靠山就得吃山。”这话很低调儿，听着谦卑，内里却含着骨梗，藏着霸气。因为“吃”山，得有特殊的技能。

三峪村三面环山，东边儿不远，就是九龙山之首，高耸云端的挂云山，山里有纯净的甘泉、珍稀的禽兽、丰富的草药，还有七十二景致。山上庙宇多，村里信佛崇道的也多，每年的四月初一至十八，是清泉观庙会，方圆百里的人们都来三峪游山、敬香、看日出、看魔霓花，这就给三峪吃山的人制造了更多的商机。这么个天下美地方，本该是富庶昌盛、滋润平和，其实不然，民国二十五年，正赶上军阀混战，天下大乱，天灾人祸横生，折腾得有本事“吃”山的人也吃不安宁。

这康大石匠和康大学士对山的“吃”法各有不同，康大石匠吃的是石头，打磨、刻碑、裁石造房，有力气又有手艺，经常背着个工具褡裢，出外找钱挣。他吃山，可不愿让儿子康三堂再吃山，而是望子成龙。他一门心思供儿子念书，念完本村小学，就到正定上县学，再到保定上师范，打算像本村李家院的四公子李书祥那样，让儿子当个文化人，日后熬出山窝窝。

康大学士呢，他“吃”山吃的是山里的草药。他是个不起眼儿的土郎中，上山采点儿草药，研制点儿膏啦丸啦什么的，又会点儿推拿针灸的手





艺，山里人谁有点儿头疼脑热、小伤小病什么的，找他摆治摆治，还真顶点儿事。眼下，听说他二小子要接他的手艺。人们叫他康大学士，事实上他并没有多高的文化，人长得高瘦、白净，又常戴一副近视眼镜，很像个学士；再者，这人能找理儿，肚里有的是词儿。比如，乡亲问他：“康大学士，你那么大学问，给孩子起名儿，可没带文气。大小子叫大旦，二小子叫二旦，三小子叫三旦，怎么全叫个旦啊？”康大学士伸出右手的食指一推眼镜，词儿马上就出来了：“这你就不懂了，穷人的娃，命贱，起尊贵的名字承受不起，赖名好养活。皇帝大不大？他也怕名字太尊贵了遭天杀，自称为孤，自称为寡；太后呢，自称为哀家。你们看我那三小子，个个都结实得像生铁蛋子。”乡亲服了，点头称是，连伸大拇指。

康大石匠说话，可是不带学问的，简直是有点狂。石匠一家在三峪村，也算是中等以上的水平，西头北巷里有对门两处宅子，全是青石窑洞式的房屋，他们家里种着五亩山坡地。他有个会理家的媳妇，人称石嫂。石匠媳妇并不姓石本姓李，人们称石嫂也是冲着康大石匠的名气。他们膝下有三个孩子，大女儿远嫁天津，不常回来；二女儿在前些年的匪案中跳井死了；还有个小儿子叫康三堂，还小，正在村东头大戏楼那儿念小学。自从二女儿死后石匠的防匪意识就提高了，外乡人一看他这两处青石房宅院，不像没钱的户；可是后来村里又来过两帮土匪，抢了别人家，硬是没从他家搜出一粒粮食和一块大洋，乡亲们没不纳闷的。此后，康石匠每次出门做工，总有乡亲来提醒他：“还出远门啊，不怕村里闹土匪？”康大石匠常常把脸模子一抬，装出一副鬼不怕的样子说：“闹吧，我这两处大石房土匪扛得动？”乡亲深一步提醒：“你不怕土匪抢走粮食和大洋？”石匠又一脸不在乎：“抢吧，我的钱粮叫玉皇大帝看管着呢，土匪上不了天！”说着乐悠悠地走了。背后有人念叨：“你就吹吧，吹哪儿栽哪儿，早晚有倒霉的时候。”后来还真该大石匠倒霉了，就是这年的初夏，村里刚过完四月十八清泉观的庙会，康大石匠又在外边揽了活儿，把家一扔背上褡裢走了。就在第二天早晨，村里的炊烟还没落尽，就听村西口啪啪响了两声枪，一帮身穿黄色军服，头戴国民党军帽的兵匪，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村子。骑马的头领，是个矮子，身子横向，扭曲的大国字脸，赤红而粗糙，有点歪脖子，因为他的脑袋方大，军帽显得很小，一身绛色军官服，斜挎着盒子枪，两只豹子眼，射着凶光。他一手勒着



马缰绳，一手挥着马鞭，指挥他的虾兵蟹将，张嘴便骂“妈那个把子”。

他的身后，是一辆大黑叫驴拉着的铁脚大车。尾随的兵匪，军服新旧不一，有提大枪的，有提大砍刀的，有持斧头的，还有的穿着女人的衣服，乌七八糟，共三十多个人，咋咋呼呼涌到了村中央的老槐树底下。

村长康老正听到枪声，知道又来了杂牌军，他赶紧撂了饭碗，打起袍带，抓了几只茶碗，提了一个竹皮暖壶，急忙赶到大槐树底下对歪脖司令又倒水又递旱烟，并问是哪个军头的。歪脖司令坐在树下的石墩上，自称是猴子固的十三支队，搞曲线救国的，要村里出钱出粮。一说出数目，村长康老正很为难地满脸赔笑说：“长官，你看，兵荒马乱，又天旱不雨，这个军那个军常来，俺这穷山沟沟，实在刮不出油水来了。”歪脖子司令把茶碗一摔，大骂一声：“妈那个把子，我不管他什么军来过，我才是抗日的正牌军，快去给我催，钱和粮食，如数给我弄到大槐树底下来。”康老正无奈，只得接过一个兵匪递给他的铁皮喇叭，开始沿街吆喝：“乡亲们，国军要爱国粮喽！每个人二十斤小麦，八块大洋，赶快送到大槐树底下集合喽——！”村长这么一喊，等于给山民们报了信儿。正在吃饭的山民，赶紧收拾碗筷，收藏家里值钱的东西；年轻的妇女，赶紧换上补丁衣裳，跑到灶火膛前，往脸上抹锅底灰。

村长吆喝了一个钟头，却没有一个人往大槐树底下缴粮捐钱。歪脖司令火了，站在石墩上拔出盒子枪，冲天上啪啪两枪，大骂道：“他妈那个把子，给我搜，挨家挨户搜，每个耗子洞也得掏三遍。”这一道命令，匪兵们全来了劲儿，他们带着各式武器，开始砸门入户。一时间，整个三峪村，鸡飞狗叫，哭喊一片。不一会儿，钱袋、粮袋、鸡、羊、猪，源源不断地弄到大槐树底下。有些老年妇人，哭叫着扑上来与兵匪们撕扯，全叫兵匪的枪托子砸了回去。三峪村里，家家户户都遭了抢劫，唯独康大石匠一家，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搜出来。兵匪是不会甘心的，他们用麻绳绑来了石匠家两个人，石嫂和石匠的儿子康三堂。

石嫂一见了歪脖司令，几步赶过来，屈膝一跪，哭着哀求道：“长官，我们家的钱都捐到山上修庙了，什么东西也没有了。放了我们娘俩吧，求您了长官……”歪脖司令极不耐烦地瞥了石嫂一眼，很快盯在了她儿子的脸上。康三堂是个十来岁的少年，黑眉大眼，圆头虎脑，留着瓜片头，穿着合

体的蓝细布学生装，甚是可爱。歪脖司令梗着歪脖子微微一笑，对石嫂说：“起来吧，没钱没粮不要紧，有孩子顶着。我们要了这孩子。把他卖到井陉煤矿上去。”几个匪兵抓了康三堂，就往大车上推，石嫂急了，爬起来用身子拦挡着哭喊：“你们不能抢我的孩子！”康三堂也挣扎着喊娘。这时，村长康老正赶过来，对歪脖司令说：“老总别急，我再劝劝她，咱们再商量商量。”歪脖司令一摇马鞭，匪兵们住了手，石嫂又跪在村长面前哭起来。村长知道康大石匠家里有钱，就劝她破财免灾。歪脖司令趁机要了个大数：“要想领孩子，她得出五百现大洋，用钱赎人吧。”石嫂的脸上又变了色儿。村长康老正恳求歪脖司令：“老总，你要得太高了。别说她一家，我们全村也拿不出这五百现大洋。你这是把人往死路上逼呀。”歪脖司令打了个沉儿说：“再给你降点儿，出三百现大洋。”村长不敢再多言，再次劝石嫂。石嫂看今天的阵势，无论如何是躲不过去了，她只好舍钱赎人，抬起苍白的脸，很为难地说：“长官，你不要伤我的孩子，我到亲戚家，想法借钱去。”歪脖司令脸上闪过一个得意的笑，又绷住赤红大脸问：“你上哪儿去借，让我们等多大工夫？”石嫂说：“我到东峪去借。”村长急忙帮腔：“东峪不远，就在东边，一袋烟工夫。”说着，给歪脖司令倒上了水。歪脖司令一挥手，匪兵给石嫂松了绑，石嫂揉着被绑红的手腕，再次恳求：“你们千万别伤我的孩子。”一个匪兵推了石嫂一掌说：“快走吧你！”就这样，石嫂被一高一矮两个匪兵，用大枪押着，走向挂云山的方向。

街上的乡亲全都向她投去同情、担忧的目光，没一个人敢说话。人们所能办的，只能是向着挂云山双手合十，默念着阿弥陀佛和无量天尊，祈求神佛的保佑。

康大石匠的钱粮究竟藏在哪儿呢？石匠和石嫂都是很会节俭的人，他们家虽说不是很穷，但是他们很会过日子。石嫂一年四季都穿粗布衣，打着补丁，好衣服留给孩子；吃饭上和穷人一样，过了麦吃三顿细粮，其余就全是糠菜窝头了。石匠挣的钱全都存起来，供孩子上学。钱，就是孩子的前程啊！

三峪这地方，经常闹匪，无法无天的时代，只有自己防范。石匠靠一双巧手，家里每一处石房里都建了石窖，他们家的钱、粮，一部分藏在石窖内，石窖口还设了机关，一般人弄不开。另有一部分大洋，根本就没放在三